



几位文友在天工草堂小聚，席间书法家陆诚说起璜泾有一幢清代古建筑，是书法家包俊宜的祖居，修葺后，布置得古色古香，有文化韵味。

包俊宜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我在撰写《太仓近当代名人》一书时写到过他。我去贵州黔东南州讲课，在贵阳逗留时，还和他见过面。我对这个古建筑发生了兴趣，说：那去看看！

第二天，书画家吴骏开车，我与胞弟凌微年、好友顾肖峰、书法家陆诚一行五人直奔璜泾而去。

璜泾是太仓的一个古镇，相传宋代时，因金兵来犯，皇室南逃，途中妃子因颠簸、惊吓而生病，无法再走，皇上无奈，命一将军带一队卫士留下，保护妃子与小皇子。后来，妃子死在璜泾，葬在璜泾，赵皇室的后裔也就在璜泾落地生根，繁衍成镇，至今还有赵家坟等地名。六十年代平坟时还挖到过宋代官窑瓷器。

在离璜泾西塔一箭之遥的老街，古建筑的主人邹广明已在街口等候，引我们前往。门口有“塔东小筑”木匾，看来主人蛮低调的，意为在西塔之东有一幢小小的古民居。

一看这建筑的格式，估摸着是清中期的老房子，应该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不是豪宅，当年的普通民居而已。据说，是邹广明父亲1983年时花一万元买下的。印象中，八十年代初的一万元算巨款了。主人回忆，买下时有三进14间房，因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已成危房。2017年，邹广明父母过世，兄弟分家，邹广明分到一旧厅与一块场地。他偏爱古代文化，2019年开始，用三年时间，花了大价钱，请懂古建筑维修的泥水匠、木匠，对大厅与厢房进行维修，做到修旧如旧。置身于此，仿佛踏入百年前的场景，感受祖先的日常起居。

进门有个小天井，地上铺着人字形青砖，人走在上面，寓意“人上人”，

讨个好口彩。天井正中有一块厚实的方形青石，放着一只硕大的青花瓷缸，绘着《清明上河图》，种着碧绿鲜嫩的金钱草。金钱草既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观赏草，也是一味中药，主人品位不低。

天井两侧是厢房，东厢房住人，西厢房则陈列着主人的部分收藏品，如算盘、红木大秤，以及旧时家用老物件。老物件默然无语，每一件似乎都潜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着有心人去挖掘。

客厅清水方砖铺地，干燥而洁净，接地气，蕴古意，看着舒服，踩着踏实，住着安心。客厅的上方一块匾额，篆书体“广慧居”三字系陆游30世孙陆诚题写。匾额下是《岁寒三友图》与一副对联，上联为“品格自超梅以上”，下联为“交游只在竹之间”，那种超脱，那份高洁，跃然纸上。左侧墙壁挂着真行草隶四幅书法条屏，也是陆诚手笔，右侧墙壁春夏秋冬四条屏系吴骏所绘。客厅的长案、八仙桌、太师椅、花几、春凳、方凳等都是从苏州、上海、安徽等旧货市场淘来的，有清末的，也有民国的，都是不易见的老货。陈旧而不失高贵，沧桑而透出古雅，有烟火气，有地气。

客厅有隔板，这隔板有讲究。旧时官宦人家，或大户人家，冬天在隔板南面会客，暖和；夏天在隔板北面会客，阴凉。或者，男主人在隔板前，女眷在隔板后，以示男女有别，属封建礼仪。

我在隔板后面看到一幅放大的清代璜泾地图，可以在上面找到古镇早已湮没的老地名，如弥陀寺、西塔庙、猛将堂、关王庙、关帝庙、祖师堂、岳庙、观音堂，与灯笼桥、番化桥、西浮桥、八字桥、关王桥、环洞桥、大石桥、小石桥、木行桥、开元桥，还有义庄、玄武池、石碑坊、戏台楼、赵家坟等，标注得一清二楚。大部分古迹已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荡然无存了，那些小地名

建房往事

□尤晓

现如今，整个太仓，低矮的平房几乎绝迹了，原来的自然村落渐少，不要说城区的城市气息越来越浓，就算是各镇各村，也建成了不少整齐划一的新居住小区，有的还是令人羡慕的别墅小区。城里城外，美得很。

我出生在农村，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一晃五十好几了，开始习惯了回忆过去。有机会和儿时小伙伴小聚的时候，也时常会聊起那些年的点滴趣事。

尽管我已经在城里学习、工作和生活将近40年了，但每当聊到以前在乡下的日子，聊到和老家有关的事情，总还是有些兴奋。确实，那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小故事，比如我经历的几次参与建房的故事。

由于早年户□□政策的原因，我出生后就随母亲落户在外公外婆家，在原来的新毛乡流顺村。我对家的第一个印象因年幼而模糊，只记得家里是几间破旧的小平房，屋顶应该是“冷摊瓦”的（连屋面的盲板砖都是没有的），还有一间小屋用于养猪，是茅草屋顶的。幸亏我父亲在地质勘探队工作，家里有了固定收入，逐渐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于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迎来了家里的大事——翻建新房。

这一次建房，我们家终于有了五间“五路头”的全新砖瓦房（房子的南北进深度，一般建成“五路头”和“七路头”，数字大的进深度也大）。而这次建房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建房前的采购砖瓦过程中，经历了一次险情，我的小心灵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当年的乡间，道路条件差，基本都是小径土路，也没有汽车，就连生产队里也

没有多少像样的生产资料和运输设备，只有几艘比较破旧的水泥船。所以，到砖瓦窑去运砖瓦，是要借用生产队里的手摇船的。我那时年纪尚小，只是跟在船头搭把手。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借到的那艘水泥船，在装船完毕返回时出问题了，只感觉船在往下低头，随后整个船身就往下沉了。一船的砖瓦，若是沉入河心就损失惨重了。摇橹的大人赶紧猛力扳梢，让船紧急转弯靠岸，并冲我高喊：快上岸！本就在船头的我，潜意识中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船头刚一触岸，我就急急地提了船头的缆绳跳到岸上，牙齿紧咬，小脚紧撑着地，身体往后深仰，死命地拽着那缆绳，希望能够延缓一下船的下沉速度。然而，就如同老鼠和大象拔河，我那微小的力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船依然急速地下沉着！

等大人们重新借了一艘船，稳住侧沉在岸边的船，再把已经浸泡在河水里的砖瓦转运走，才发现，原来那艘船的船头下方有一个破洞，空载时沉在水面之上，平安无事，装砖后，那洞就慢慢进水了。幸好最后人没事，砖瓦也抢回来了。但是，这一次的经历却成了我一生抹不去的记忆！

我的第二次建房经历，是参与建造我舅舅家的楼房。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市建设有了新气象。印象中，我高中毕业那年，太仓建了第一座星级宾馆——弇山饭店。而在农村，包产到户后，渐渐地，农民手头富裕了，农村也开始出现了楼房。我舅舅家就在那里，先于我家建起了三上三下的两层楼

房。自然，已成年的我是要帮忙“做小工”了。

那时造房子的辛苦自不必说，农村基本没有什么机械设备，从划线打地基开始，到砌墙垒砖、上楼板上梁，再到铺屋面结顶，各项工序都要依赖手工，全靠劳力。最有意思的是砌墙时的传砖抛砖，泥瓦匠师傅们在最上边，其他小工们戴好纱线手套作为防护，从砖堆处开始，每人间隔一米左右排成队，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接力传砖。墙砌到高处，最后几个人是骑跨在毛竹搭成的脚手架上的，既要保持自身的稳定和安全，又要保证准确接牢下面抛上来的砖，再放到脚手架上，给泥瓦匠备用。到一天劳作结束时，人往往是累得腰杆酸、手臂疼。

舅舅家楼房上梁之时，我骑在脚手架的最高点，在之前从未到达过的高度，头一回全景式眺望太仓，那时，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视野开阔了，心情也舒展了。远在天仓县城里的地标建筑弇山饭店，居然能够真真切切地映入我的眼帘。在没有楼房的日子里，十里地外的县城景象，是绝不可能望见的。

在我读初三的那年，父亲回到了太仓工作，因此父母和我以及妹妹一家四口搬到了县城里住，家里的老房子外公外婆住着，我们只是休息日偶尔回来看看。老人住惯了平房，也因此，在此后的多年里，尽管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足够再次翻建新房，我们也没有去造楼房，直到父亲退休。

2001年，父亲退休了。他决定，在老宅基上再翻建新房，以便自己退休后和母亲隐居乡村，过闲云野鹤的日子。

透了的柿子，也许喜欢上了这幽静的环境。

后墙有造型别致的瓶型后门，上有砖雕“明苑”匾额，下有青石门枕石，出此门不远即是河边，也算别有洞天。

整个院落也就600多平方米，不算大，但小巧精致，布局得体，颇具匠心。若许古朴，若许沧桑，这是一个使人心静、使人留恋的地方。偷得浮生半日闲，宜三两好友，四五同道，海阔天空，清谈闲聊。雨天氛围最佳，春雨飘飘洒洒，品润物无声，观含苞欲放；秋雨淅淅沥沥，赏硕果累累，感秋凉渐至。

这里，与高楼大厦，与车水马龙，与灯红酒绿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不同的世界。置身于此，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流连其中，物我两忘，俗虑顿消。

邹广明不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也不是挥金如土的富豪，只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偏爱而有执念的小镇居民，心甘情愿把积蓄花在自己喜欢的事上，为子孙、为小镇留一份文化遗产，但愿这样的太仓人多些，再多些。

如果能请大书法家包俊宜先生挥笔题写，陈列其中，必增色生辉。加之对街有近200年的古黄杨，以及两株树形美观的百年银杏，再与西塔连成一体，会成为璜泾值得一看一游的人文景观。



写在大寒之前（外二首）

□卓娅

长风旷达，苍色成堆
大寒，土地本真还原
雪不一定来江南
蜡梅，静悄悄地开

生灵遵循四季的轨迹
暗生的情愫，借宿命的理由
在节气的行走中
以谷物的符号
作最长情的告白

冬天来看鄱阳湖

湖泊，草场
芦荻飞扬，候鸟成群
渔舟闲渡，渔家人在岸上
看天，看水，敬湖神

当年，朱元璋率军20万
陈友谅60万
鄱阳湖血色火影
成败定江山
七百年后
湖面波澜轻漾
吴楚地万物更新

鸟鸣声破长空
一片羽毛，苍白了山水
饶州古城外
北风正冽

春，已在路上

石径上，寒流掠过
落叶，最后的舞者
在大雪未来之前
灵魂的触角
穿越季节

湖水安静，残荷低垂
阳光一点一点收拢
游鱼驮着飞鸟的身影
梦一场飞翔
万物深邃
春，已在路上

弇山园赏菊

□郑先红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11月，秋意正浓，正是赏菊好时节。每年这个时候，弇山园都会举办菊花展，今年也不例外。一个天朗气清的礼拜天，我和丈夫兴致勃勃地来到弇山园，共赏人间菊花香，别有一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趣。

一进大门，清幽的花香扑面而来，我们仿佛置身于清幽雅致的世外桃源。那五彩缤纷的菊花，不畏寒冷的寒意，在秋日的枝头大朵大朵地竞相绽放，赏心悦目。它们或仰或倾，或聚或散，有怒放的，也有含苞的。红的似熊熊烈火，黄的赛过金珠珠宝，粉的像天边的晚霞，白的如冬日飞雪……公园入口处、大树周围，草坪、假山以及小径两旁放置着各种菊花，在风中似歌似舞，看得人眼花缭乱！团团簇簇、千姿百态的菊花，展示着超凡脱俗、凌霜傲雪的气质。

菊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中国人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含义。在花海中畅游，我充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菊展上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弇山堂内几案上疏密错落摆放的菊花。一盆一盆端庄高雅，似闺秀，与墙上的书法横批、翰墨卷轴相得益彰；弇山堂花格朱窗，窗里窗外都摆放着菊花，隔着玻璃屏，大有“帘内莺莺、帘外小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情境。窗外的蓝天流云与窗内的肃穆雅静，动静结合、相映成趣。此情此景，我不禁诗兴大发，作诗一首：弇山翰墨染菊堂，堂内端庄堂外香。几何窗棂裁画屏，屏上秋水浮清云。

看，那朵白中带黄的菊花真是特别。白色的花瓣向四周伸展开来，黄色的蕊蕊合拢在一起，远远望去犹如一个荷包蛋，让人直流口水，真是有趣极了。菊花有大有小，有碗口那么大的绣球菊，也有一元硬币大小的小雏菊，形态各异，争奇斗艳。有的像粉色的瀑布从花窗倾泻下来，有的像深海中浮游的水母，有的像张牙舞爪的螃蟹……瞧，那朵金绣球，昂首挺胸，豆芽似的花瓣簇拥在一起，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淘气的绒球，又好像一个大家族团坐在一起讨论着什么。每朵花都挂了一个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菊花的名称。我不仅大饱眼福，还增长了不少关于菊花的知识。名曲、酒杯、紫龙、进财、长春、八十吉、孩儿面……这些名字都好生动形象。游客们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照，站着拍、蹲着拍、侧着拍，甚至趴在地上拍，好像不约而同地在参加一场摄影大赛，周边城市的摄影爱好者也慕名来参赛了。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感谢菊花，在寒意渐近的初冬顽强绽放，给人间带来美好和温暖。感谢栽培菊花的能工巧匠，年年菊花展，年年有新意，真是不容易！丈夫说看了这么多美丽的菊花，心花怒放。我们带着数不清的照片依依不舍地回家了，一路上，我脑海里都是菊花美丽的身影。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